

# 查普曼報告

名家・名著  
Best of best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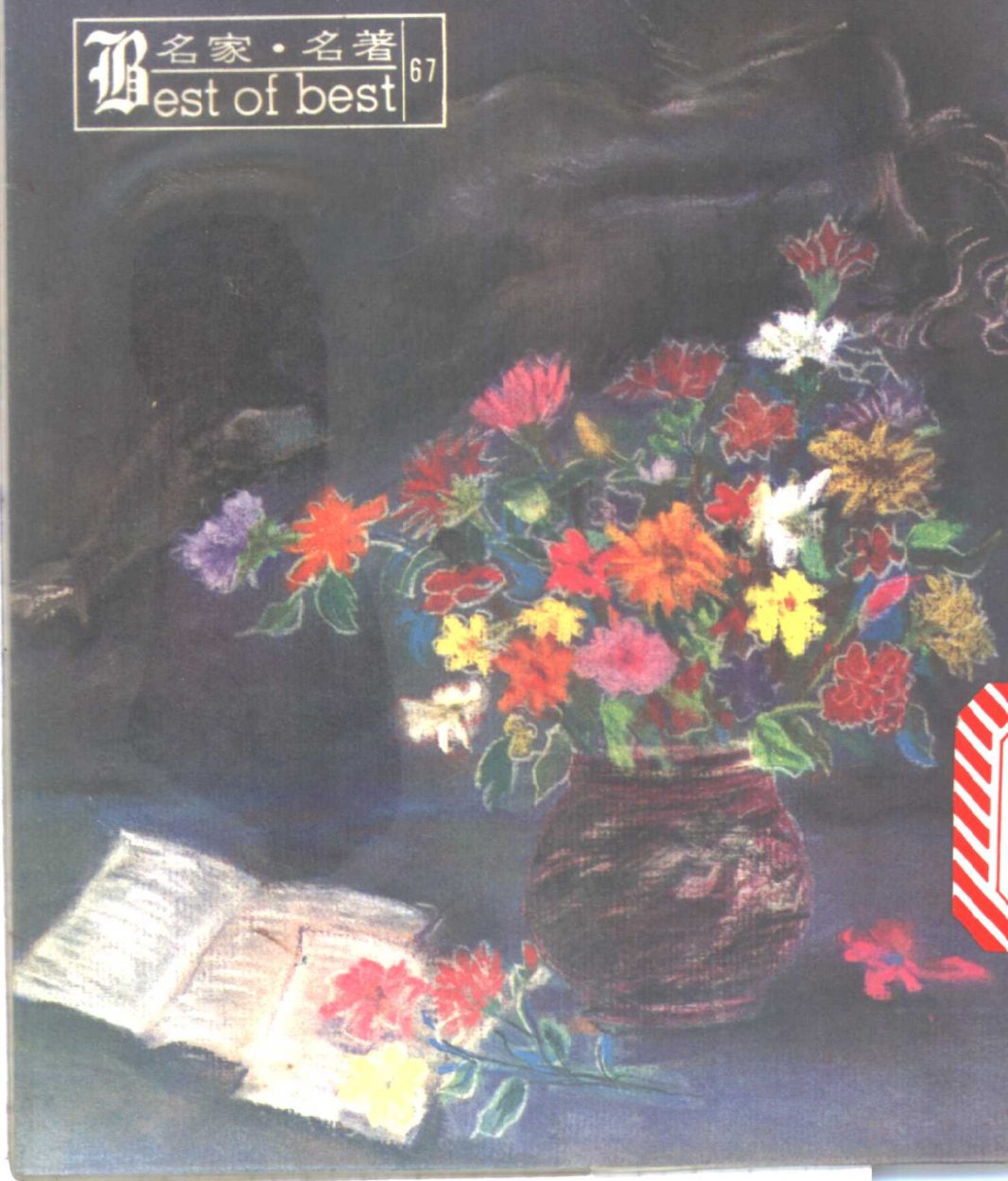
# 查普曼報告



名家・名著

Best of best

67





# 原 书 缺 页

# 原 书 缺 页

名家名著

67

# 查普曼報告

艾文·華萊士 著

王 安 辰 譯

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



## 關於「名家名著」

好時年出版社自推出第一本「名家名著」——「午夜情挑」以來，始終秉持著「譯好書、出好書」的原則，如今「名家名著」出版的書已有六十餘本，每一本都深獲讀者的喜愛，而「名家名著」的原作者們，也都各擁有為數可觀的讀者羣，這個現象使我們了解到，我們的心血沒有白費，更說明了好書絕不會寂寞的真理！

在這幾年中，我們一直要求所有工作人員發揮最大力量，使「名家名著」的譯筆、校對、裝訂、印刷，都能稱得上是現有出版品中的佼佼者，以最好的面目與讀者見面。因此雖然近年來類似「名家名著」的翻譯小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甚至連版面、封面、書套都和我們的書類似，我們依然心平氣和，因為我們相信讀者的鑑別力，和對我們的信心。

「名家名著」原本是不定期出版，後改為「每週一書」的型態，但改變後讀者



又表示書出得太快，使他們無暇細讀，同時往往一本尚未看完，另一本又出版，所以我們便再將「名家名著」改回往日不定期出版的型態，以順應讀者的要求。但我們相信還有另一些讀者會認為改回不定期出書，他們就無法看得過癮，因此我們同時還推出了另一個嶄新的系列——「床邊故事」，讀者可以擁有兩套書相伴，渡過輕鬆的時刻。

改回不定期出書後，「名家名著」的工作人員會更加慎重更加努力，希望讀者也能繼續作我們的精神支柱，隨時給予我們批評與建議，期使「名家名著」更能茁壯！

## 譯 序

查普曼博士是一位生物學家，致力於統計研究人的各種行為模式。此次，他率助手旅行全國，進行一項「美國已婚婦女之性生活」研究。他們的訪問極可能挖出了某些人深埋在心裡的慾念與從來不願正視的失敗，面臨如此活生生的破壞，她們又該如何自處？

帶着愧疚寡居的凱琳、不斷亂找刺激想求某種解脫的璐美、不惜拋子棄夫奔向愛人的莎拉、激情如火山却發現自己變得可憐的韓德麗——還有保羅，這個心思細密的研究員愛上了他應該研究的對象，却又被迫懷疑他衷心崇拜的領導者做此調查的居心與用意。

這一本廣受議論的小說，展現出加州一個小社區的人間悲喜劇，它也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上演——讓讀者自行搜索他本身對罪、性、生命的許多問題的答案。慾是古今許多紛爭的原因，在西洋文學中尤為許多問題的根——「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紅與黑」、「慾望街車」等等，這豈非是一個頗耐人尋味的課題嗎？

艾文·華萊士是許多作家公認為的佈局高手，對書中涉及的專門學問都有其獨到的

研究與心得；而且是一位心思細密的哲學家，否則不可能把如此複雜龐亂的問題，作如此深刻且條理分明的剖析。本書出版時，後來發表「金賽報告」的金賽博士曾向法院申告，後經法院判定本書的內容純係作者觀察研究的心得，並無盜用材料之嫌，才准以發行。作者最大手筆的鉅著「焚」更是部令人擊節讚賞的佳作。

早上八點五十分整，一輛大型的旅行巴士拖着一縷塵土，隆隆作響地掠過日落大道，駛向洛杉磯的郊區布萊爾（譯註：Biar，原有荆棘之意）。一名沒有穿制服的導遊把銀灰色的麥克風湊到他嘴邊，用那單調催眠式的聲音說：「各位先生女士，現在經過的是布萊爾區……」

這地方的高級住宅並沒有引起旅客的驚嘆，因為二十分鐘前，他們才看過比華利山莊俗麗的明星別墅。他們曾經聽說過這地方，但現在看起來也不比他們旋風式訪問過的賓州、堪薩斯，或喬治亞的高級別墅壯觀。這兒看到的只是標準的住家，沒什麼值得向朋友或家人報導的。

許多旅客趁着這一陣騷動，挪了挪坐姿，揉揉頸子，點根香煙或與隣座聊聊天，一邊期待必定更為壯觀的太平洋與馬里布海岸新生地。可是有幾位臉部看起來很年輕，但雙手全是皺紋的婦人，則凝視着窗外那一幢幢高雅舒暢的住宅，心裏幻想着如果自己也成為這社區中的居民該會是什麼感覺。

幾十年來，每天都有很多巴士經過洛杉磯的布萊爾區。參觀過這兒的人都會在瞬間感受到那僻靜安祥的氣氛。布萊爾在洛杉磯的地位就好比芝加哥的森林湖或紐約南部的高級住宅區。

由於布萊爾位於大洛杉磯市的外緣，本身沒有自己的社區組織，再加上大批擁進的商場爆發戶、炒地皮的人與一些看完就可以丟的二流週刊的編輯，因此它的界線變得越來越不明顯。通常，它的定義就是夾在太平洋絕壁與東面森林中，沿着日落大道散佈的八平方哩的土地。

這一帶的土地寬闊，所以住宅都是一層農場式的建築。每家每戶不僅庭院寬大，還離開寬坦的道

路足足有二十公尺以上，而且房舍的四周都種滿了濃密油綠的植物，諸如油加利或種在矮石牆後的木槿。

綠村是唯一的購物區，區內的商店建築都很奇特（如緬甸寶塔形的鞋店與理髮廳）。店內都是高級的進口裝潢及昂貴的飾物。綠村是布萊爾的經濟命脈，它滋養了所有的居民。這兒有四所小學，一所初中及一所高中。教堂之多，是這裏的特色：兩座天主堂、一座摩門教堂、一座美以美禮拜堂、一座基督教堂、一座長老會禮拜堂及一座猶太教堂。綠村的外緣豎立着一家郵政支局及一座燈光微弱的圖書館（布萊爾區的居民大都自己買書），另外還有一間退伍軍人禮堂、樂觀者俱樂部、一座商會大廈及一座磚石的哥德式建築——布萊爾婦女會。

除了幾條小街道旁聳立着幾幢通動的白領階級所住的公寓大廈外，沿着林蔭大道散佈的都是屋主自己所有的小洋房，他們的年收入多在兩萬元到十萬元之間。因為布萊爾的居民多半是較年輕或中年的人，因此很少有在事業上已經飛黃騰達的鉅子。雖然這兒的居民在態度上是比較開放自由的，而他們保守嚴謹的外表却驅走了那些想在這兒製造新聞的娛樂圈人士。電影業的人們寧可到比華利山去找題材，電視業者則對大都會更有興趣。

據當地經營房地產生意的人估計，布萊爾區共有一萬四千多人。他們的職業有：服店裝老板、工程師、心理醫生、建築師、研究分析人員、作家、旅館老板、大學教授、廣告商、藝術工作者、開寵物店的、律師、會計、銀行家及牙醫。

從事這些職業的都是男人，當他們出門工作後，整個的布萊爾就成了女人世界。

每天掠過這兒的遊覽巴士上的乘客絕大部分是婦女，她們以嫉妒的眼光透過車窗看着布萊爾街市上的婦女。車窗外倒退的街景中不時地出現一個穿着緊身褲的金髮女郎，駕着積架轎車，悠然地在車

道上滑行而過；要不就是一個風度翩翩、衣着名貴的婦女站在院前的台階上，與園丁在那兒閒聊；偶爾也會看見穿着白色網球裝的太太，在私人的網球場上蹦跳着；或是一個頭綁紅絲巾的女士，開着林肯大陸型轎車，在購物中心前兜繞着，想找一處停車的地方。

至於巴士上所看不到的，那些乘客就自己去想像。他們想像的，比實際看到的還要生動。早晨，布萊爾的主婦，把孩子送上校車後就邊享用女僕準備的早餐，邊翻着時裝雜誌。上午，她們會穿着露背裝，在陽台上做日光浴，中午穿着進口的毛衣與長裙在林蔭大道旁與名流共進午餐。下午，她們上服裝店瀏覽，或是上美容院，要不就是參加花園茶會。晚上若不是和丈夫或朋友們在棕櫚溫泉、拉斯維加斯或太陽谷的話，就是上城裏看電影、欣賞歌劇或參加俱樂部。有時，她們也會在家裏擺上一桌親切的晚餐，穿着絲質的山東綢做的傘裝，招待朋友們。（她們會熱切地親吻男賓，而冷冷地與女賓握個手。）她們喝着酒，在身歷聲的音樂中，與朋友說些黃色笑話，然後誇張地放聲大笑。第二天，當女僕把丈夫跟孩子都送走後，她們才懶洋洋地從床上爬起來，想起昨天沒有爲今晚的藝術欣賞講習做準備而略帶一絲悔意。

這就是那些旅客們所想像的畫面。其實，她們的想像離事實並不太遠。

可是，還有更多的內容隱藏在那些偽飾的桌巾、小丑式的太陽眼鏡、寬鬆的毛衣與貼身的長褲之後。還有更多藏在外國跑車、真皮頂轎車及修剪整齊的灌木籬之後。那些觀光客只看到，或想像到他們安逸舒適的一面。事實上，這一萬四千人煩惱的時候跟舒暢的時候一樣多，快樂的時候和困頓的時候也一樣多。

這兒的氣氛神秘得有如共濟會的儀式，對大多數的婦女來說，這種氣氛是單調枯燥的。儘管物質生活極爲充實，可是人們心頭常存着一種不安——一種不願意在公共場所公開談論的不安。

若布萊爾未婚的女人仍不滿足現狀而有所企望時，那就是能够結婚，有個溫暖的家，在情感上有相當的保障，而同時又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過着天堂般的生活。而後，她們嫁人了，過了兩年、五年乃至十五年之後在社區中過着人人稱羨的舒適生活，可是，她們總覺得欠缺了什麼——而事實上她們大多數又不知道自己欠缺的是什麼。

所以，她們迷失在毫無目的的約會、聚會，以及各種慈善活動與週末旅行之中。爲了要使自己不再追想到底缺少了些什麼，她們喝烈酒，吃安眠藥，更甚者吃鎮定劑或尋求性刺激。就這樣，日復一日，毫無變化的日子持續着。讓自己的生命在真空和空蕩之中悄悄溜過，直到有一天，她們偶然發現自己的頭髮開始變得灰白了（當然那立刻就會被染髮劑掩過的），乳房塌陷了（她們立刻帶起最新的硬乳罩），臀部的肌肉失去彈性了（馬上就有最新的按摩器與高段的瑞典按摩師來爲她們服務），孩子們越來越高了（這是時間敵人的最後一招，這一項她們無法對抗，只得乖乖地接受『生命的盡頭已經接近了』的事實）。

九點過五分，那輛大型的灰色巴士出現在布萊爾最具風景特色的街段，隨後，又滑下斜坡，順着日落大道駛往海岸。巴凱琳站在她寬大的單層洋房前面呈半圓形的千瘡百孔的柏油路上，向坐在旅行車上四歲大的女兒黛瑞揮手，那旅行車每天定時來接她到西林區的托兒所上學。

旅行車消失在街角之後，凱琳沿着車道檢查了一下花園，其中有一列黃玫瑰得了蟲害，使她想起該找于先生要點農藥了。其實，幾天前她就發現到蟲害了，可是在那些花使她聯想到自己之後，她就這把這件事忘了——而路人只是偶爾瞟過這些外表艷麗的花朵，沒有人會去仔細地打量它腐敗的內部。

凱琳把視線稍爲抬高，隔着一片草地與家門口的濃林綠樹，她可以看到那熱穩的灰色巴士正沿着

山坡起伏的山路奔馳。她手上沒有帶錶——今天是阿婷的假日，昨天她幾乎整夜都沒睡好，所以黎明時吃了一顆安眠藥，沒想到一睡醒來都快九點了。她急忙披了睡袍，幫黛瑞穿好了衣服送上了車。現在，她得做前一夜答應華莉絲的事。

她很不情願地穿過扶疏的樹林，走進了那空洞却高雅的前廳，心中對這漫長的一天充滿着怨悵。隨後，她在廚房中關掉了爐子，爲自己沖了一杯沒有加糖的咖啡，拿到白餐桌上。她剛把杯子放下來時，發現電話機上的櫥櫃裏有一包煙。她一手拿了香煙和莉絲留給她的電話本，另一手拿著電話，又回到餐桌邊。

她喝了一口暖熱的咖啡，點燃了每天例行的頭一根煙。薄薄的煙霧使她感覺到舒暢。當她吞雲吐霧的時候，那已經被尼古丁熏黃的細指也不再抖動。稍後，她把燃了一半的香煙在盜製的煙灰缸裏捺熄。煙灰缸上印有「東京帝國飯店」的字樣，那是柏頓留在桌上用來提醒自己過去的光榮的。有時候她也奇怪自己爲什麼不換個能令她舒服的煙灰缸，因为她心裏有數，因爲她沒這份勇氣。

現在，咖啡已經涼了些了，她拿起杯子一口喝光了它。然後打開電話本。裏面夾了兩張紙，一張是莉絲打好字的十來個婦女會會員的名單與電話，上面每一個人都是鄰居或好友。

昨天莉絲把名單留給她的時候，凱琳就對這位老女人的要求感到無助。莉絲年近六十，灰白的頭髮每週都有專人替她整理好幾次，但看起來還是像一頭錫箔做的假髮。她個子不高，說起話來喋喋不休。自從她的子女都成家之後，有一兩年她就在一位專門研究木犀草的學者與一位住在比華利山的心理醫生之間取決不下。可是爲了婦女會會長的職位，她放棄了一切，因爲婦女會就是她的生命。其實她的丈夫華騰任職某一家銀行的副總經理。

莉絲雖想盡了法子要凱琳接受那份名單，而凱琳仍試着想拒絕她。原因是她已經幾個月沒有出席



過會議了，這回拿起話筒一定是冗長的廢話。「荒謬！」莉絲以她尖銳刺耳的嗓子說道：「這是公事你可以公辦！你只要告訴每個人，說你還有一大堆電話要打，而且這樣對你有好處。凱琳，我不喜歡你活得像個隱士似地，這樣不健康。假使你不喜歡出去找朋友，至少應該打電話聊聊。」

凱琳並不想告訴莉絲或任何人，並不是柏頓的事才使得她逃避世事，而是另有他因。她剛結婚的時候，他經常在家，而她一心只想出去，讓自己迷失在朋友的喧嘩聲中。可是自從一年四個月前她落了單以來，逃避已是多餘的。她再度回到婚前那種又懷念又怨恨的單身生活。

突然間，莉絲又開口說話了，這次的語調顯然要柔和許多。「相信我，凱琳。我們都知道你遭遇的痛苦，可是你若不自助便没人能幫助你。你年輕漂亮，還有個可愛的女兒——你的生命還很漫長，所以你一定得好好活下去。當然，我也可以叫別人打這些電話，可是我們需要你。我的意思是，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個團體，你到底是最重要與最具影響力的人。我想你也看得出爲什麼我要挑出這二十位最有地位的會員——用電話與她們連絡。我的用意只是想讓這些通知顯得更有份量。相信我，凱琳，我們需要人手——尤其是，假使教堂反對我們的集會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這麼做，但聽說他們有這個打算。」

凱琳並沒把這些話聽進去，她只是一心想推辭莉絲交給她的差事。莉絲顯然看出她並沒有聽懂，於是又向她解釋一遍。凱琳完全沒有興趣陪這些婦女，聽一個男人講述美國婦女的性生活，雖然那將是純醫學的探討。更糟的是會後，她還得向一小羣男人展現她個人的隱私。

這件事是瘋狂的，而莉絲却熱心不已——「這樣會使我們的社區出名；這也就是艾克曼先生安排這次聚會的原因。」凱琳發現任何推辭都是枉然的。於是她改用消極的不理會政策。

現在，她匆匆點上第二根煙，又面對了這惱人的電話本。她打量了一下那張名單下的另一張紙，